
SHEHUIXUE

DUIXIANG

WENTI

XINTAN

● 郑杭生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

郑杭生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 7.25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73,000 册数: 1-10,000

ISBN 7-300-0052-5/D·8

书号: 3011·203 定价: 1.70元

前 言	1
一、社会学的独特对象和社会运行的类型	4
(一) 社会学对象问题的重要性	4
1. 我国社会学现状简述	4
2. 进行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迫切性	7
3. 从社会学面临的困难看对象问题的重要性	10
(二) 揭示社会学独特对象的途径	16
(三)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	20
(四) 社会运行和发展真有不同的基本类型吗?	24
(五) 区分社会运行类型的主要原则及其应用	28
1. 综合性原则	28
2. 协调性原则	37
3. 满足需要的原则	42
二、社会学对象的理论方面	48
(一) 贯通社会学历史地形成的内容的一根主线	48
1. 关于着重对社会良性运行的	

规律性作正向研究的内容·····	50
2.关于着重对社会良性运行的	
规律性作反向研究的内容·····	69
3.关于探讨社会运行和发展	
的手段和方法的内容·····	81
(二) 明确社会学在社会科学	
中地位的一个关键·····	86
1.社会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	87
2.社会学与单科性社会科学的	
关系·····	88
3.社会学与其他综合性社会科	
学的关系·····	89
4.社会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	
系·····	90
5.社会学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	
关系·····	91
(三) 理解社会学与各分科社	
会学关系的一把钥匙·····	94
(四) 沟通社会学与“三论”	
关系的一条纽带·····	94
1.社会学与系统论·····	95
2.社会学中的系统哲学问题·····	98
三、社会学对象的实践方面·····	120
(一) 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	
的迫切问题·····	120
1.历史经验的教训·····	120
2.现实生活的要求·····	127
(二) 社会学与改革·····	129

1.改革的必要性	129
2.改革的目标	131
3.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137
4.关于改革必须配套的问题	143
(三) 社会学为社会主义实践	
服务的主要途径	148

四、社会学对象的历史方面150

(一) 西方社会学的实质	151
1.作为维护型的西方社会学	
——创立时期	151
2.作为维护型的西方社会学	
——形成时期	154
3.作为维护型的西方社会学	
——当代发展时期	157
(二)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	
种形态	161
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革命批	
判性形态	162
2.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维护建	
设性形态(社会主义社	
会学)	166
(三)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维护建设性形态的苏联	
社会学	170
1.苏联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170
2.苏联社会学的特点和存在的	
问题	183
(四)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	

方社会学	185
1. 革命批判性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 关系	185
2. 维护建设性形态的马克思主 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 关系	188
3. 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地看 待西方社会学	189
(五) 社会学两大分支在旧中 国的特殊性	192
1. 旧中国受西方影响的社会学 的特点	193
2. 旧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革命 批判型社会学的特点	205
3. 旧中国两大分支社会学在新 中国的“转型”问题	210
结 论：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 主义社会学而努力	214
后 记	217

前

言

这本专著性的小书，由四个部分和一个结论构成。

首先，作者根据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三种类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性运行和模糊发展、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提出了一种关于社会学对象问题的新的看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或者简要地说，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的规律性的综合性具体科学。这便是本书第一部分“社会学的独特对象和社会运行的类型”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部分的开头，作者还根据我国社会学重建的现状，提出了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并重和相互促进的前提下，加强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提出了社会学面临的三大困难以及这些困难与对象问题的联系。

在第二、三、四部分，作者分别从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个方面，对上述新

的看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这三方面的论证，正与社会学面临的三大困难相对应；它们构成本书的基干部分。在这些论证中，作者围绕对象问题，对一系列社会学基本理论问题大胆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社会学对象跟社会学其他内容（人的社会化、社会角色、社会互动、基本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社会制度、社区、社会变迁、社会问题、偏离行为、社会控制、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社会指标及其体系等）的关系；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哲学科学、单科性科学、其他综合性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人类学等）的关系；社会学与系统论的关系；社会学与我国改革的关系；社会学为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主要途径；西方社会学作为维护型社会学的实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革命批判型形态和维护建设型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学的含义；苏联社会学的历程、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地看待西方社会学的必要性；社会学两大分支在旧中国的特殊性以及它们在新中国“转型”的重要性，等等。

在结论中，作者根据以上论述，提出了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些设想。

上述这些看法不很成熟、甚至很不成熟，许多论述不很充分、甚至很不充分。作者之所以不避丑陋，把它贡献给读者，一则是因为我国至今还没有一本专门论述社会学对象问题的著作，总得有人尽早开个头；二则，更重要的是要抛砖引玉，引起和促进讨论。经验表明，要引起和促进讨论，有个“靶子”会容易得多。本书愿意充当这样的“靶子”，欢迎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本书作者并不把自己的观点看作固定的，将按照“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保留修改自己看法的权利。另一方面，本书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自然会涉及各种不同的意见。本书作者对各种不同观点都怀有敬意，因为它们都对学术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

献。正确的观点不用说，即使被证明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这样，它表明此路不通，避免无谓的劳动。在学术问题上，绝不能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行事。当本书观点被证明是错误时，它也希望受到这样的对待。总之，本书与其说是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进一步提出问题。

本书作者

一、 社会学的独特对象 和社会运行的类型

（一）社会学对象问题 的重要性

1. 我国社会学现状简述

社会学自19世纪3、40年代诞生以来，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在这期间，社会学的对象经历了一个从不明确到逐步明确、从笼统到较为具体的过程。与此相应，社会学的性质也经历了一个从一般的社会哲学到专门的具体社会科学演变的过程。现在，社会学终于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门包含众多分科、举世公认的学科。

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社会学经过27年（1952—1979）的中断之后，终于迎来了重建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春天。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要赶快补

课”，他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①在此稍前，3月16日，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胡乔木同志邀请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雷洁琼等，在北京召开社会学座谈会，正式为社会学恢复名誉。他在讲话中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并且用一种非常粗暴的方法来禁止这门科学在中国发展、存在、传授，这是完全错误的。他着重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不等于整个社会科学的对象，也不等于社会学的对象。有了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社会学的问题就解决了。因此，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同研究社会学，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最后，他强调提出了组织社会学队伍，使社会学后继有人的问题：在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所，办社会学的研究生班；赞成成立全国社会学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社会学研究所；号召老一辈社会学家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带研究生等。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关键问题。具体受命负责社会学重建工作的费孝通教授，他是1979年年3月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1982年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的会长，是1979年12月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费老为重建社会学做了巨大的工作。

从那时以来，短短7年，经过老一辈社会学家和中青年一代社会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社会学的重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②；社会学在中国大地上呈现一片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景象；

① 《邓小平文选》第167页。

② 可参见下列文章：王康：《社会学在中国的兴旺》，载《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3月5日；王育民：《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载《人民日报》1986年3月14日；赵子祥：《中国社会学的重建掠影》，载《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了可靠的基础和良好的环境。我们看到，全国已有了一支约1000人左右、相当精干的社会学教学与科研队伍；上海大学文学院（其前身为复旦大学分校）、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均已先后建立了社会学系，现有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约250人；中国人民大学于1984年底成立社会学研究所之后，现正积极筹建社会学系，此外还有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6、7个院校也正在积极筹建社会学系；除了正规教育，社会学的业余教育也得到了发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等5个单位联合创办的“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现有遍布全国的25000多名学员；截至1985年10月，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广东、贵州、四川、新疆、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河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安徽、辽宁等21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或社会学学会。我们可以自豪地说，社会学重建以来7年的发展，从学会组织的规模、研究机构的数量、教学科研人员的素质和人数、社会学普及的程度等方面来看，都超过了旧中国50年的发展。现在，社会学专业成了报考人数最多的专业之一；社会学课程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社会学书籍跻身于最畅销的书籍的行列；社会学人才表明自己是社会各部门急需而又短缺的人才。一句话，社会学越来越成为有吸引力的“热门”学科。所有这些说明，社会学发展的势头很好。它的重要性正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个情况与苏联30年代到50年代、与我国50年代到70年代不准谈论社会学或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情况是根本不同了。社会学的好形势来之不易。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学又是一门充满不确定性的学科。可以说，在社会科学中，还没有那一门学科象社会学那样充满争议、充满困难，也没有那一门学科象社会学那样容易引起误解、容易

被庸俗化。在社会学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象问题上的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十分典型地表明了它的争议性。无论在理论方面、实践方面、历史方面，社会学都面临必须认真加以对待的困难。长期以来把社会学当作资产阶级的专有品、垄断品，是它被误解中的最大的误解。至于社会学被庸俗化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例如，什么问题似乎都可以贴上社会学的标签；什么人也似乎都可以自称为社会学家；好象别的学科搞不了的，唯独有资格搞社会学，如此等等。这样看来，人们对社会学存在一些疑问，甚至怀疑它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又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还很不成熟，还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做，也就是说，大有可为。

当前，我国社会学正是处在这样一种既热门又充满争议、既有吸引力又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的状况之中。在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来研究社会学对象等基本问题，以便逐步建立起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就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

2. 进行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迫切性

第一，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社会学作为一门有吸引力的、热门的学科能否持久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学能否真正在我国站住脚的问题。如果社会学老是说不清自己的对象，老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那么人们就会由对社会学寄以期望转变为失望，而且期望愈高，失望愈甚。一门学科，对自己存在的根据缺乏科学的论证，只知然，不知所以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很难说得上是科学。一门学科要真正站住脚，实践证明和科学论证二者缺一不可。人们常常问：社会学作为学科为什么会在1952年被取消？而为什么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却没有被取消呢？毫无疑问，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有历史的原因（在

旧中国受西方影响的学院派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派关于改良与革命的长期论争)、认识的原因(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代替社会学)、外来的原因(苏联取消社会学的做法的影响)之外,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原因:社会学自己说不清自己;它的对象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均模糊不清。这样,它就失去了防卫自己的理论武器,只能处在挨打的地位。与此不同,哲学、历史学则均能明确说明自己的对象和学科地位。这至少能部分说明它们为什么没有象社会学那样被取消。这里,我丝毫没有为当时粗暴取消社会学这一错误做法辩护的意思。我的用意是,对这一惨痛的经历,我们除了从客观上、从社会学外部去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之外,也应从主观上、从社会学内部寻找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从而提高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克服这方面的弱点。

第二,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社会学重建的第二阶段能否顺利进行。费老1985年底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自从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已经有6个年头了。目前,初建的第一阶段可告结束,我国社会学开始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形象地说,就是戏台已经搭好,班子已初步组成,现在是要演员们把戏唱好了。”^①上面已经指出,我国社会学在重建的第一阶段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之一,就是对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得不够。有些同志甚至还呼吁:不要再在定义、对象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先把各种实际研究开展起来再说。但是这类呼吁并没有起多少作用,原因很简单,正如有的同志指出的:“随着埋头介绍、引进、调查、著述的第一阵热浪过去之后,不少人抬起头来环顾四周、瞻望前方,竟又有些疑惑

①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载《光明日报》1986年3月26日。

起来，总感到自己的地位不伦不类、方向有些不明不白。于是，关于社会学对象、范围的讨论又逐渐热闹起来了。”^①我们认为，加强社会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应该是社会学重建第二阶段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对社会学的对象等基本理论问题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演员们要把戏真正唱好，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第三，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能否从根本上防止社会学被庸俗化的问题，也关系到经验研究或应用研究能否顺利进行的问题。庸俗化说到底是不把社会学当作科学，庸俗化必然要败坏社会学的声誉。产生庸俗化的原因，一方面固然要到某些自觉不自觉地搞了庸俗化的同志身上去找，另一方面也不能说同社会学本身的状况没有关系。既然社会学说不清、道不明自己究竟是什么，也划不清什么是社会学研究和不是社会学研究的界线，人们就难免认为什么问题都可以贴上社会学的标签，谁都有资格自称为社会学家。同样，社会学的经验研究之所以与其他经验研究不同，是因为受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指导。没有社会学基本理论指导的经验研究，既难以顺利进行，又容易产生庸俗化。

第四，有没有坚实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关系到能不能真正从根本上避免“学术殖民主义”的问题。没有自己的社会学理论，就无法对西方社会学理论正确地进行取舍，因而往往就会生吞活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社会学中国化，不过是用中国的材料来为西方的理论作注脚。台湾有的社会学者已明确指出这种西方理论中国材料的研究是“学术殖民主义”^②的

① 陈烽：《社会学——对社会作整体性研究的科学》，载《社会学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萧新煌：《社会学中国化的结构问题》、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载《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南港1982年版第86、92页。

表现，因此目前在台湾、香港地区掀起的社会学中国化热潮，有别于30年代旧中国社会学界的中国化运动，其最显著的特点是追求理论的中国化而不仅满足于题材的中国化。台湾一学者曾提出“惟有对西方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从事根本的检讨，才可以使中国社会学摆脱移植和加工的性格，才可以超越实用和实证方法的窠臼。”^①尽管我们与台湾学者在“理论中国化”的理解上有原则区别，但他们提出“理论中国化”，避免“学术殖民主义”则是有见地的。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指导，理应在社会学理论中国化方面做得更好。而这是离不开在实践基础上，加强对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的。

总之，我们认为，当前在重视各种具体的经验的调查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根本性的理论研究。对社会学来说，经验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二者不能偏废，更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或用后者来否定前者，而应该使二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否则就会不利于社会学健康地、富有成果地得到发展。

社会学的对象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对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能不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愿意不避浅陋，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目的是交换意见、引起讨论、抛砖引玉，以便群策群力为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而努力。

3. 从社会学面临的困难看对象问题的重要性

那么具体说来，社会学究竟面临着那些困难呢？而这些困难与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又有什么联系呢？

^① 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问题》，载《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南港1982年版第144页。